

山东文艺出版社

名家侧影

第五辑

周道群

阿忠

周大新

邓友梅

范小青

何镇邦 李广鼎编

第五辑

名家侧影

何镇邦 李广鼎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侧影. 第5辑/何镇邦, 李广鼎编.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6

ISBN 7-5329-2021-6

I. 名… II. ①何… ②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539 号

山东出版集团

www.sdpress.com.cn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e-mail sdwy@sdpress.com.cn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2 插页 146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10.00 元

责任编辑 陈光新

封面设计 张振钢

阎运珩

茅言

阿忠

周大新

邓友梅

范小青

目 录

〔莫 言〕

- 马语 莫 言 (3)
- 话说莫言 从维熙 (7)
- 我的高密同乡莫言 杨守森 (16)
- 莫言的九十年代进行曲 张志忠 (24)
- 我与莫言 何镇邦 (35)

〔阿 成〕

- 阴差阳错 阿 成 (41)
- 说一说阿成 聂鑫森 (47)

闲话阿成	迟子建 (53)
作文先做人	老 邱 (57)
王老师的幸福生活	王若楠 (64)
东北汉子阿成	何镇邦 (70)

〔阎连科〕

写作是一种日子	阎连科 (77)
乡土给他很多	李国文 (80)
道听途说阎连科	张 宇 (86)
我的朋友阎连科	朱秀海 (99)
感受连科	何镇邦 (109)

〔周大新〕

摸进人性之洞	周大新 (115)
走出盆地	李国文 (119)
虚怀	孙 荪 (126)
漫说周大新	王必胜 (133)
大新真好	行 者 (141)
我的朋友周大新	何镇邦 (148)

〔邓友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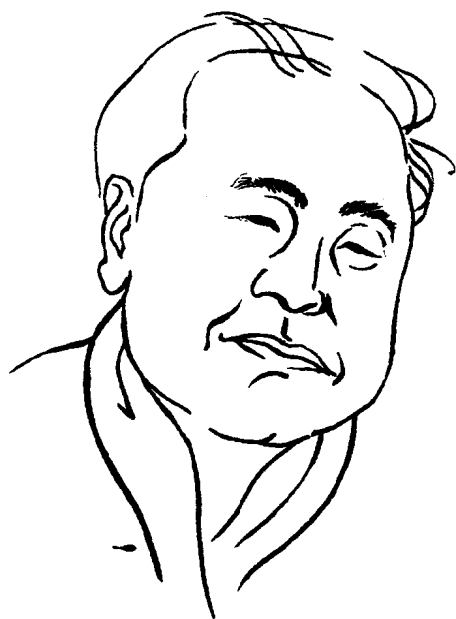
爬雪山	邓友梅 (157)
曾经沧海	赵大年 (161)
由《凉山月》想起的	吉狄马加 (167)
话说邓友梅	陈喜儒 (171)

闲话邓友梅	何镇邦 (178)
-------------	-----------

〔范小青〕

与文学有关	范小青 (185)
我家有女	范万钧 (192)
我认识的范小青	黄蓓佳 (201)
闲话范小青	叶兆言 (206)
纸上的评弹	陶文瑜 (211)
范小青二三事	何镇邦 (218)

后 记	何镇邦 (224)
-----------	-----------



李 言

在八十年代中期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中，莫言无疑是最具有创作实力、也最具有艺术个性的一位。从八十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系列》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丰乳肥臀》，他在文坛上闹了不少的动静；而从一个“高密小子”到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莫言又走过一段颇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看来，莫言及其创作，是值得聊一聊的。我们请来成为莫言忘年之交的老作家从维熙，还有两位专注于莫言创作研究并取得引人注目成果的学者杨守森和张志忠一起来聊聊莫言，相信读者诸君是有兴趣读下去的。

马 语

·莫 言

像一把粗大的鬃毛刷子在脸上拂过来拂过去，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晃动着一个巍然的大影子，宛如一堵厚重的黑墙。一股熟悉的气味令我怦然心动。我猛然惊醒，身后的现代生活背景欹然退去；阳光灿烂，照耀着三十多年前那堵枯黄的土墙。墙头上枯草瑟瑟，一只毛羽灿烂的公鸡站在上边引颈高歌；墙前有一个倾颓的麦草垛，一群母鸡在散草中刨食。还有一群牛在墙前的柱子上拴着，都垂着头反刍，看样子好像是在沉思默想。弯曲的木柱子上沾满了牛毛，土墙上涂满了牛屎。

我坐在草垛前，伸手就可触摸到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到那些牛。我没有摸鸡也没有摸牛，我仰脸望着它——亲密的朋友——那匹黑色的、沉重的、心事重重的、屁股上烙着“Z99”字样的、盲目的、据说是从野战军里退役下来的、现在为生产队驾辕的、以力大无穷任劳任怨闻名乡里的老骡马。

“马，原来是你啊！”我从草垛边上一跃而起，双臂抱住了它粗壮的脖子。它脖子上热乎乎的温度和浓重的油腻气味让我心潮起伏、热泪滚滚，我的泪珠在它光滑的皮上滚动。它耸耸削竹般的耳朵，用饱经沧桑的口气说：“别这样，年轻人，别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子，没有必要这样子。好好地坐着，听我跟你说话。”它晃了一下脖子，我的身体就轻如鸿毛般地脱离了地面，然后就跌坐在麦草垛边，伸手就可触摸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那些牛。

我端详着这个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它依然是当年的样子：硕大的头颅、伟岸的身躯、修长的四肢、瓦蓝的四蹄、蓬松的华尾、紧闭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盲了的双目。于是，若干的情景就恍然如在眼前了。

我曾经多次揪它的尾毛做琴弓，它默然肃立，犹如一堵墙。我多少次坐在它宽阔平坦的背上看小人书，它一动也不动，好像一艘搁浅了的船。我多少次为它轰赶吸它鲜血的苍蝇和牛虻，它冰冷无情，连一点谢意都不表示，宛如一尊石头雕像。我多少次对着邻村的小孩子炫耀着它，编造着它的光荣的历史，说它曾经驮着兵团司令冲锋陷阵，立下过赫赫战功，它一声不吭，好像一块没有温度的铁。我多少次向村

子里的老人请教，想了解它的历史，尤其想知道它的眼睛是怎样瞎的——无人告诉我——我多少次猜测它瞎眼的经过，我多少次抚摸着它的脖子问它，马啊马，亲爱的马，告诉我，你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是炮弹皮子崩瞎的吗？是害红眼病弄瞎的吗？是老鹰把你啄瞎的吗？——任我千遍万遍地问，你不回答。

“我现在回答你。”马说。马说话时柔软的嘴唇笨拙地翻动着，不时地显露出被谷草磨损了的雪白的大牙。从它的口腔里喷出来的腐草的气味熏得我昏昏欲醉。它的声音十分沉闷，仿佛通过一个曲折漫长的管道传递过来的。这样的声音令我痴迷，令我陶醉，令我惊悚，令我如闻天籁，不敢不认真听讲。

马说：“你应该知道，日本国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眼睛的故事。琴女春琴被人毁容盲目后，她的徒弟、也是她的情人佐助，便自己刺瞎了眼睛。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杀父娶母之后，悔恨交加，自毁了双目。你们村子里的马文才，舍不得新婚的媳妇，为了逃避兵役，用石灰点瞎了双目。这说明，世界上有一类盲目者，为了逃避，为了占有，为了完美，为了惩罚，是心甘情愿地自己把自己弄瞎了的。当然，我知道你对他们不感兴趣，你最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瞎了眼睛……”马沉吟着，分明是让这个话题勾起了它的无限辛酸的往事。我期待着，我知道在这种时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马说：“几十年前，我的确是一匹军马，我屁股上的烙印就是证明。用烧红的烙铁打印记时的痛苦至今还记忆犹

新。我的主人是一个英武的军官。他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还满腹韬略。我对他一往情深，如同恋人。有一天，他竟然让一个散发着刺鼻脂粉气息的女人骑在我的背上。我心中恼怒，精力分散，穿越树林时，撞在了树上，把那个女人折了下来。军官用皮鞭抽打着我，骂我‘你这匹瞎马’！……从此，我决定再也不睁开我的眼睛……”

“原来你是装瞎！”我从麦草垛前一跃而起。

“不，我瞎了……”马说着，调转身，向着那漫漫无尽的黑暗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去。

话说莫言

·从维熙

一段有趣的插曲

今天已过冬至，楼身正在进行整体粉刷。一位乘吊篮上下粉刷楼体的工人，行至我居住的五层窗台，见我正在写字，便用山东腔对我说：“喂，听说您是个作家，您知道有个莫言吗？”

天气虽然很冷了，我还是停下正在填写的护照申请表格，拉开窗与那小伙子攀谈开了：“你问这干什么？”

他站在晃晃悠悠的高空的吊篮中，抹

了抹脸上的灰浆点子，对我说：“俺是来北京打工的高密人，听楼里人说您也是个作家，几次过您窗口，看您在电脑上打字，不敢随便打搅您；今天您没开电脑，便乍着胆子问问您，认不认得俺的那位作家老乡。他在咱那地盘上，可是名气大着哩！”

高处不胜寒。更何况那天刮着大风，我体谅那位高空作业的高密小伙的辛苦，便递过去一包“红塔山”，并对他说：“我老祖宗的根，也在山东。你拿去抽吧！”

他把烟忙塞进窗子。连连说：“不行，我们老板定下纪律，不许……不许……”

我说：“天这么冷，他不知躲到哪儿幸福去了，咋会看见你在高空挨冻。快收下吧，只当是莫言送给你的好了。”

“那么说，您认识俺那老乡了？”

我点点头。吊篮开始上升，小伙子的身影消失了。

……

这本来是生活中的一个符号，并没想到将其写进文章中间。未曾想到的是，两天以后的一个中午，镇邦老弟打来了电话，点名让我给莫言用文字画像，他说在我们这代作家里，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我想了想，此话也算一矢中的。虽然这两天我正忙于办理去美国探望儿孙的繁琐手续，还是不得不暂停下各种表格的填写，忙里偷闲地涂抹上莫言这幅由表及里的文字画像。也好，刚才谈及的小小插曲，正好可以成为莫言肖像的第一笔，我将其写在篇首，以示我“爱屋及乌”的心绪……

文学之外的闲话之一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照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卫生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应该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我和她争辩说：“我是说外形，又没有涉及他的五脏六腑。”

她说：“外皮仪表堂堂，一肚子草的男人多了。你们文坛里这号人，也可以装几车皮。莫言这几年写了多少东西？这是那些酒囊饭袋的冒牌作家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说的是外在。

她说的是灵肉。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第一个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